

的悲剧

731345
31

77892



C 的悲剧

日本名家推理小说悲剧系列

(日)夏树静子 / 著 杨军 / 译

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

主要人物

芦田和贤	38岁	计算机软件设计人员
芦田千卷	34岁	芦田和贤之妻
梶行雄	32岁	公寓管理公司职员，芦田的邻居
小田切晋一郎	43岁	芦田和贤的同事
和仓元美	29岁	TC公司秘书室职员
花泽缘子	33岁	芦田的邻居
森兼	30多岁	府中警察署刑事科长
宗方	30多岁	芦田的上司



夏树静子原名出光静子，笔名五十岚静子。1938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东京。日本庆应大学文学系毕业。大学期间，即获日本“江戸川乱步候补奖”，并开始为日本广播协会（NHK）撰写剧本。1969年，《天使消失》再次获得“江戸川乱步候补奖”。1973年3月，《蒸发》获第2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代表作有《W的悲剧》《M的悲剧》《C的悲剧》《光之崖》《丧失》《雾冰》等。享有“社会派推理小说女旗手”的称号。

选题策划 / 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 / 吴绪彬



定价：16.00 元



定价：16.00 元



定价：16.00 元

平面设计 / 日光工作室

目 录

1	第一章	阴暗的饭店
24	第二章	镇纸
56	第三章	影子合同
84	第四章	急转
130	第五章	危险的出发
163	第六章	女邻居
202	第七章	鞋
233	第八章	幸福的圈套

第一章 阴暗的饭店

1

“是这儿！快瞧！虽然店子不太显眼，可里面的东西很好吃呢！有奶油水果馅饼、柠檬馅饼，还有乳酪饼什么的，都特别……”

顺着口中喋喋不休地说着的绀野美加指的方向望去，在对着一个坡道的大楼旁边，有一个玻璃橱窗，里面摆放着许多各式各样的、造形十分漂亮的点心。

“真的呀，看上去很不错呢！”

芦田千卷随声附和着。

“差一点儿就从它旁边走过去了。这里的甜点一定非常好吃……我想这家饭店也许是重新翻盖的吧，不过……”

说着，她们已经来到了这家店子门前。

美加推了一下店子的自动转门。对千卷来说她是第一次来，这时她才注意到这幢大楼是一家饭店。

这是一幢外墙涂了不明快的芥子末颜色的五六层高的

建筑。在自动转门的内侧，连着一条天花板很低的细长形状的大厅。在大厅深处吊着一盏枝形吊灯，那儿好像是饭店总台。

千卷跟在美加的后面走进来，样子十分好奇地四下张望着。千卷的娘家住在东京都的文京区，而她则住在府中，对属于涩谷边缘的这个地方不太熟。

当她听说同事美加结婚后搬入了公寓的新居后，今天特意来这儿看望她，可这一带这么大的变化实在让她吃惊不小。

在千卷的记忆中，也就是距今天二十多年前的过去，那还是中学时代，涩谷车站的北侧只有一家电影院和小吃店；而今，这里装潢漂亮、样式新颖的楼房鳞次栉比，充满了勃勃生机，几乎使人觉得像到了新宿一样。

美加的公寓，位于距离国家体育场稍稍前方一点儿的半山坡上。一条繁华的“公园大道”与其相通。

下午3点，两个人离开美加的公寓，美加送她去车站，路上，美加发现了那家位于“公园大道”旁边不远的坡道上的饼屋。

两个人在这里分别选购了几种点心。在售货员给包装时，千卷再次无意中朝大厅那儿扫了一眼。在看过了刚才公园大道那繁华、热闹的场面后，这里仿佛突然曲径通幽。

由于天花板很低，因此从那枝形吊灯上发出的混浊的桔黄色的光线，使整个大厅显得很昏暗。由于壁纸的紫色十分显眼，以至对面那十分秀美的人工庭院也显得不那么

富于生气。

啊……千卷马上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之所以一进来后茫然若失，感到和日本风格截然不同，是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东方人种的外国人所致。

在这条细长的大厅的总服务台前，放着几把椅子和几张小桌子，可以看出围坐在那儿的、谈笑风生或是等人的样子的人多是中国人、韩国人或是皮肤微黑的东南亚人。

当然其中也可以看到地道的日本人或欧洲人，不过……

突然，千卷吃惊地屏住了呼吸。

那个坐在椅子上正说着话的男人竟然和自己的丈夫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真的……不过，这儿可不是他这种人来的地方，因此十有八九是看错了人了。千卷这样想着便走出了这家店子。临出门时她又忍不住回过头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当她这次又回头看时，不禁“啊”出声来了。

肯定是丈夫芦田和贤！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脸庞上，戴着一副全金属框的眼镜，头顶上有过早出现的灰白头发。

他在注意地倾听着对方的讲话，并不停地慢慢地点着头。从他那侧脸上可以看出在他的工作或事情进展顺利时常常显露出的特有的笑容来。

他对面的那个人，看上去比芦田大10岁吧？是个四十八九岁样子的体型很瘦的男人。他向前探出的下巴里叼着一支香烟，正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千卷心里转念一想，如果现在去和丈夫打招呼，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吃惊的。也许，他还会和自己一块儿回家呢！

听到店子里的服务员说价钱时，千卷又朝店里走了进去。

“好旧的一个饭店呀！正好有一种谈论秘密事情的情调呀！”美加苦笑着说道。

“不过，这个地方好像有些出人意外。好人模样的人多一些。我不是说表面上像正人君子。”

“……”

“这样的饭店，在大白天也可以把想带来的人带来幽会吧？”千卷生气地说道。

这会儿偶然碰上了丈夫，也就是芦田，当然不会暗带情人到这种地方来，因为从目前看来，现在和自己的丈夫谈话的人也是和他业务上有来往的人。

千卷接着一边笑着一边把钱递给了售货员，并接了点心盒子，朝大厅的门口走去。

千卷为了和丈夫打个招呼，便朝服务台的方向走过去，当回过头看了一眼时，奇怪，没有人了！

她连忙又向回走了几步，朝更远一点的地方看了看，哪儿也没有芦田的身影。刚才他坐的和对方坐的那两把椅子还都在，但只有一个男服务员在那儿收拾烟灰缸。

“回家了吗？”

那就不会走多远。

千卷猛然冲出去，不料差点儿和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

身穿黑色西服的男人撞上。

“啊，对不起。”

但对方只是皱了皱眉便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千卷抬头看了一眼这个男人，这不正是和丈夫坐对面的那个男人吗？

于是她马上定住了神，一直盯着这个男人的侧脸，直到目送他向外走去。年龄看上去比刚才显得年轻，也许四十五六岁吧，脸色晦暗，给人一种身体不健康的阴郁感觉。

他那双紧皱着的眉头下面，是一双深深凹陷而且毫无生气的眼睛，长了一副憔悴的脸庞和尖瘦的下巴，身材瘦长，猫一样的溜肩，他推开转门就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长相并不令丈夫喜欢的人。也就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认识的人吧。

如此说来，芦田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在这种场合单独来约见这个人。

要不就是芦田还在这里，这会儿去厕所了？千卷又朝总服务台那儿走了几步，还是没有芦田的身影。

不仅如此，那个方向也没有厕所呀！总服务台的左侧面，有两个电梯间，右侧是一个狭小的衣帽间。

“这可太奇怪了……”

但是，千卷终于发现，在衣帽间旁边还有一个出入口。出入口是一个旧式的门，透过污脏的门玻璃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

那扇门边一个人都没有，不过可以看出，推开那扇门用

不了多大力气。

丈夫一定是从那扇门出去的。

由于这家饭店不大，因此为情人们的约会方便特意安排了这么一扇门……

千卷感到丈夫的活动很可疑。

“千卷，你怎么啦？”美加从后面追了上来，很好奇地问，“是你认识的人？”

“嗯，我觉得很面熟，不过，弄错了……”

千卷说着，马上快走几步从转门出去了。

冬季午后那无力的阳光照射在大街上。这条大街的前方50米左右就和公园大街相连。

在大街上纷杂的人流中，千卷寻找着身穿色彩明快的米黄色大衣的芦田，却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千卷在这家“光轮”饭店前和美加分了手，乘上井之头线和京王线列车。5点刚过，她在府中下了车。进入2月以来，让人仍然感觉白天很长，但这个时间街上已被朦胧的夜色包裹住了。

芦田和千卷的家离车站不远，如果快走的话，有20分钟便可到达，所以在没车的时候，千卷常常步行回家。

但今天她在车站前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她想也许丈夫

已经先回家了。

站前的甲州街道，与两侧长满了高大榉树的国分寺街道相连。这一带早先是神社的参道，而现在两边都盖起了漂亮的商店。因为从府中到北面的国分寺集中了好几家公立和私立的学校，便有许多学生模样的人走来走去。

在树叶繁茂的季节，榉树给街道两侧投下巨大荫影，而现在却也在寒风中赤裸着光秃秃的树干树枝。

千卷乘坐的这辆出租汽车，开到天主教堂前面向右拐，驶入了突然出现一大片绿荫的住宅区域。

这里有国立农工大学的农场和一大片桑田。桑田的中间有条小道；而桑田的东端，有两所十分漂亮、讲究的建筑。在这幢建筑的东侧，有一条小河的涓涓流水，正好把一片杂木林相隔开来，并散建着两三处大学的宿舍和会馆。

也就是说这两所房子正好像是从附近这些住宅中被孤零零地分离开了一样。本来这是一片国有的大学占地，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里夹杂着一小块私有土地，所以才形成了这个样子。大约在3年前吧，这块私有土地的主人在这盖了两所租赁房屋，芦田夫妇便住进了东侧的一所。

隔壁的那一所，原是一位公司职员三口之家住在那里，但后来因工作调动搬走了，现在正空着。

千卷看到小豆色的屋顶和雪白墙壁的家中没有灯光，不觉心里一怔。本来她有准备：由于自己回来晚了会招来丈夫的一顿责怪，但自己还是先于他到了家。

千卷下了出租车，马上闻到一股充满了寒夜的干草味。

这是一种什么时候闻到都会使人产生一种安逸情怀的味道。

不过，以新宿为中心，方圆一小时路程之内的任何地方，可难得听到乡村般的牛马羊鸣叫声和干草的清香的。

在停放着一辆深红色的“BMW”汽车车库旁边，有几级通向大门的台阶，千卷上了台阶，打开了大门。

她走进屋里，拉开电灯，并打开了电暖气开关。

室内完全是按西式风格设计的。一楼是起居室和餐厅；再里面一点是芦田的书房，和在工作累了时可以随时躺下休息一会儿的小休息室。二楼是夫妇两人的卧室，有四张草席大小。

3年前，下决心租借这处房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芦田非常喜欢能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因为从那时起，由于每个星期有四五天要在家办公，所以能有一间为研究工作而用的书房就成了选择住所的重要条件了。

虽然当时住的是新宿区的公寓，因为不便工作，所以早就下决心要搬到一处更为宽敞的地方去住。

芦田和贤今年38岁，在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工作，主要从事医疗用软件的开发。他从国立大学的医学系毕业后，又重新考入了理工系，从事计算机的研究学习。

大学毕业后他便到了一家大型的计算机公司工作。但由于他无法忍受大型公司极其严格的清规戒律，在他31岁那年，他便又去了一家规模较小、风险性强的公司工作。

从事医疗计算机的开发研究，不允许任何人在家里办

公，但由于他的成绩十分显著，他提出希望自己能在家办公的要求便破例得到了允许，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工作了。

他在每个星期中，一般是在星期四去公司上班。今天早上也是8点钟出的门。平时如果他不别的地方，那么通常在晚上7点就从四谷的公司回到家。

千卷回到家中，换下了外衣，去了厨房，开始准备晚饭。因为事先都做好了准备，所以她不慌不忙地收拾着……

然而，刚才在涩谷的饭店里看到丈夫的情景，又一下子出现在千卷的脑海里。

大约过了40分钟的样子，大门的铃响了。

当千卷来到走廊上时，大门又被轻轻地敲了两下。从敲门的节奏上来看，她马上意识到来人正是丈夫。

千卷连忙把眼睛放在门玻璃上的猫眼向外看了一下，马上打开了大门。

“您回来了。”

芦田穿着米黄色的大衣，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回来了，你今天去了？”

今天早上千卷告诉芦田要去美加的公寓看望她。

“是的。真是不错的地方，看样子她很幸福呢！我们一直聊到了3点多，然后……”

这时芦田已经走进了起居室，把手上提进家门的一只银色的纸袋放在了桌子上。

芦田又上了二楼，换上了对襟毛衣后又去浴室里洗了

脸和手。他有洁癖。

这时，千卷开始向餐桌子摆放晚餐。

芦田看着千卷摆好饭菜后，便把那个纸袋拿了过来，“我说，下个月就是我们10年了吧？”

“啊，真的呢！”

也就1秒钟，千卷马上就明白了丈夫的话。3月28日是他们结婚10年纪念日。

“别的也没有什么好买的，我就买了这个东西。”

芦田有这个习惯，说话时爱“卖关子”。他一边十分平静地盯着妻子的反应，一边要从纸袋里取出东西。

“哇！真漂亮！太谢谢你了！”

千卷惊呼着，马上打开了纸袋的封口。

纸袋里有一个同样颜色的纸包着的一个包，是一个用金丝细线扎着的长方形盒子。

千卷打开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之后，是一只深红色的天鹅绒的盒子，里面的黄金项链放射着只有贵重金品才特有的耀眼的光芒。

这是一条5毫米宽的条形样式的项链，上面标有“18K”金的标记。

“太好了，真的很漂亮哇！”

“中意吗？”

“啊，那当然了！”

“这就好。”

“是‘培萨罗’的呢！”千卷看着盒盖上的名字说道。这

是一家在市中心开了好几个分店专营进口女性服饰和室内装饰用品的公司，“‘培萨罗’的样式都是很洋气的。可你怎么会知道的？”

“嗨，还不是听公司里的女孩子们整天挂在嘴边吗？在涩谷有家大的店子呢！”

“那你是特意……”

“嗯，反正……”

芦田在这种情况下总是矜持地笑一笑算是回答。

“你今天是去了涩谷的！”

“啊？”

听到这句话，田芦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不是的，我从美加的公寓里出来，在公园大道的半路上，去了那家饭店，为了去买那儿的点心，在那儿……”

芦田的目光十分紧张地死死地盯着千卷，千卷看出丈夫在催促自己，便又说下去。

“我无意中看到你了，在大厅的里面。不过，我转身交点心钱时，你就不见了……”

“……”

当芦田听到千卷说的不过是这些内容后，这才喘了一口气。

“那我是在见一个朋友，挺偶然的……是医学系的同学。”说着，芦田又习惯地用手扯了扯自己的耳朵说下去，“是在出了‘培萨罗’后碰上的……因为小吃店里人很多，我们就去那家饭店的大厅里坐了坐，聊了聊。因为他说全家

都在三鹰，一家人等他吃饭，我们很快便分手了……”

“真的呀，那还不如咱们一块儿回来呢！太可惜了……”

这时，芦田的目光扫向了桌子上的饭菜。

“这么说，你也去了涩谷？”

“美加的公寓在涩谷呀！”

今天早上对他刚刚说的，也许他当耳旁风忘了？

“哎呀，看都忘了吃饭了，不过，再稍等一下。”

说着，千卷连忙收起项链盒子，放到了卧室一角的镜子前边。

由于今天她正好换上了一件黑色的毛衣，戴一条金黄色的项链十分合适，所以她迫不及待地想试试。

简直就是为她定做的那样合适。

“真漂亮！我太感谢你了！”

但是，在千卷要离开镜子的那一刹那间，她的脑子里又闪过一线疑点：

碰上一个同学，闲聊一会儿，还用上饭店里去？

而且对方还要赶回去和一家人吃饭？

然而，当千卷来到餐桌上时，便竭力要从头脑中挤出这些疑问去。

当她看到打开葡萄酒的丈夫时，心中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满足感。

毕竟一起度过了10年的幸福时光啊！虽然一直没有孩子，不过回想起来这样还是好。